

□ 策划

漫步安徽的情人岛

浪漫的山水美景 留下的永恒盟誓

顾名思义，情人岛当然和有情人的有关。

安徽的情人岛，可不只一座。有的就像是一位清纯年少的渔家姑娘，时刻张开她那迷人而热情的双臂，期盼着拥抱你；有的则像一位血气方刚的潇洒青年，正向世人展示他那健壮勃发的英姿。

在这里，您不仅能够欣赏大自然赋予的神奇的山水美景，还能体验到许多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情人岛到处充满着轻松的浪漫情调，一对对从远处进入湖岛的情侣都会手牵着手来到这里，在情人岛留下永恒的盟誓。据说凡到过情人岛的恋人就能在恋爱的人生中海枯石烂心不变，携手共进，白头偕老。所以来的恋人们都会拍一张照片，以自己的行动为心爱的人许下终身相伴的诺言。

■ 张亚琴



太湖情人岛风景如画

沱湖情人岛
严小姐的定情处

水天相连，碧波荡漾，淮河北岸的沱湖别有一番景。

沱湖芦苇丛生、菱藕连片、鸥鹭成群，水草、沼泽资源丰富，历来是许多水鸟的越冬和迁徙途中的停歇地。

除自然景观外，还有捻军渡、朱元璋品蟹亭、霸王井、虹桥、康熙治水丰碑、大岗古墓群、泗河村遗址、石雕等历史人文古迹。情人岛也是其中之一。

元朝末年，起兵反元的朱元璋危难中被严小姐机智救出，在严小姐家养伤期间，两人生出爱恋之情。后来，朱元璋兵驻沱湖，专门约严小姐漫步沱湖岸边，泛舟登上风光秀丽的湖中小岛，观渔人捉蟹，听水鸟啼鸣，赏心悦目，两人依依不舍，留连忘返，后人传为佳话，把小岛称作“情人岛”。

后来，热恋中的青年男女，常常来此岛游玩，将这里做绝佳的定情之地。元末明初，沱湖湖面宽广，情人岛处于湖水之间，后因怀洪新河取土筑堤，情人岛面积也被缩小。

太湖情人岛
地形如惜别恋人

太湖被称为中国禅宗之乡，是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佛教领袖、深受海内外人士景仰的赵朴初的故乡，也是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的故乡。

花亭湖位于太湖县，东临天柱山，西近庐山，原系人工水库，建于1958年，为中国第一大型土坝。这里山清水秀，风景如画，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并茂。

太湖的情人岛位于花亭湖里、凤凰山脚下，由伸向湖中的半岛和一个孤立的小岛组成。

岛上原有许多野生合欢树，地形如一对依依惜别的情人，故而得名。情人岛岛名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：相传很久以前，附

近河边上，有一渔民的女儿水妹不仅长得眉清目秀，与一个叫山哥的砍柴青年从小青梅竹马，相敬相爱。可地主甄大胖子施下百般毒计要把水妹弄做偏房，硬把水妹抢进甄家大院。山哥闻讯后，趁着天黑，摸进甄家大院，救出水妹，二人抱头痛哭了好久，也想不出好办法，最后，只好在这座山上偷偷挖好一个土坑，二人相拥一起走进土坑，殉情而亡。1984年，几位考古专家来此岛考察，发现了两具交叠在一起的残骸，证实了这个传说故事的真实性。

横排头情人岛
丰源湖上有仙境

“横排仙境”说的就是横排头风景区。它位于六安市以南20公里处的苏家埠，沿淠河总干渠蜿蜒20km直到横排头。皖西人说，它是母亲河。刘伯承曾题词：“丰收之源”，至今刻在横排头进水闸的闸顶。郭沫若也曾诗赞：“排沙析水分清浊，喜见源头造海洋”。主要景点有丰源湖、分流闸、溢流坝、情人岛、白鹭洲、踏浪桥、清源楼、灵山禅寺、风情栈道、淠河故道、淠史杭纪念碑等。由于淠史杭工程始建于此，山清水秀，水库中有一小“岛”，当地人称情人岛，靠清源楼北200米是著名的“十万白鹭园”。

横排头风景名胜区的中心是丰源湖。丰源湖是生命之泉。淠河的源流有两支：东支来自霍山，上有大别山的最高峰白马尖，千山万壑的水流汇入磨子潭、佛子岭两大水库，然后继续北流；西支来自金寨，上有大别山的主峰之一天堂寨，千峰万岭的水流汇入响洪甸水库，然后东流。这东西两源的上游，森林覆盖率几近90%，山高林密，繁花似锦，不仅水流清澈，而且含有数十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。它们汇成丰源湖后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环境，树高林茂，湖水洁净，鱼虾丰富，鸟类纷飞。

溢流坝和土坝之间的分流岛为“情人岛”，茂林之间筑有“摇翠亭”。此处筑有“情侣小屋”，并附有野炊设施。

□ 行走

悠游绍兴

■ 朱文杰

在江南住惯了，见多了江南名镇，觉得用“杏花春雨江南”来形容绍兴或许有点柔媚了。大小河道中鳞次栉比的黑瓦粉墙，隐约透着一种风范，泠然水韵中赫然蕴藏着千载而下的绍兴之魂。

诗人李白写道：“磬石出奇文，满壁藤萝存。鸟迹自天依长剑，四山风雨作龙吟。”初游东湖，吸引我的正是突兀的石景。并不高的山，却如刀劈斧凿般层次清晰、棱角分明，后来才知道果真出自人力。幸而有水，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奇潭深渊，不经意间消融了山之戾气，于是山仁水智，境界遂开。湖面是澄澈的丰满，孤寂的群山映下来，一径瘦削了去，然而虚实两边俱是同样坦坦荡荡的悬崖峭壁，比起深山里暗藏的危险却又多出几分直白，莫名地竟然显出某种威严来。清代越中名士陶浚更是筑堤为界，铺桥设亭，湖洞相连，亭榭错落，东湖渐成富于桃源意境的园林，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

来到沈园，里面的精致让人惊叹。爱国主义的张扬，终不及“不堪幽梦太匆匆”的儿女情长，可能就是所谓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了。这样的形象，有些小了，然而也许正因其小，反而愈容易显出真来，正如这世上往往对的只是道理，而错的才是情感。“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！错！错！”这一错，便错出了一段千古奇缘，也错出了一曲千古绝唱，诗人陆游鲜为人知温婉热忱的一面，至此可圈可点。东苑的琼瑶池，状若同心，得名于《诗经》的“投我以桃，报之以琼瑶”。看来水永远都是第一章诗篇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不观水，真是无以言情的，而人的有情，必须放在无情的沧桑中淘洗过后，才会显出晶莹。

“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做百草园……”斜阳中的鲁迅故居酝酿着某种质朴沉寂的力量，尚系原物的“短短的泥墙根”让我好一阵失望，继而却又释然，想来有太多的谜底，也不过原来如此。三味书屋前是窄窄的河道，船工们相当自信地保证可以载我们去绍兴的任何一个角落，相较于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王谢堂前燕，这里的流水颇有点溯本清源的意思，确凿是源于一般无二的水样温婉了。

不坐乌篷船，实在不能算到过绍兴。“轻舟八尺，低篷三扇”，这是古鉴湖上流动的生命，越文化里跃动的精灵。坐进船舱的那个瞬间，我想到了八月湖水平，极近的水面，一下具体化了覆船的危险。船工却是不害怕的，赤脚踏着船桨，起承转合间竟契合了水流内在的律动。目光从一种新的水平度掠过周遭的民居，桨声吱嘎中，漂着的杂物漾开去，或许是不习惯所造成的陌生化效果吧，也不知是接近抑或是远离了原先的方向。起初我还疑心如何区分上下游，后来也就明白，这纵横的河网里，所有的水都是起点，也都是终点。在凡尘里漂泊了太久，亲近几次乌篷船，自然也就明白世间自己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。

行走在绍兴，微润的水滴充盈天地间，绍兴独特的气息在空气中飘来飘去，让我不忍离去。

